

《破除中——张悦·个展》作品简介

渡嘢 2022.6.22

<https://mp.weixin.qq.com/s/lg0ljHgZ63rSKwB-aS6y1A>

林璎《越战纪念碑》

纪念碑的存在究竟是为了纪念群体为个体的牺牲的殉道精神

还是为了歌颂个体生命的独一无二？

~~生命的量级是可以被比较吗？~~

“口罩”这种纤维材料是我在 2019 年 9 月研一刚开学就想尝试的，但是因为没想好怎么处理这种材料，也没有想好创作想要呈现的具体形态，由于不想做一件冰冷无意义的陶瓷制品，觉得缺少情感上的依托，因此作品的创作被暂时搁浅了，但是并未就此放弃。

直到 2020 年头新冠疫情爆发，事情有了转机。我本科就读于湖北美术学院雕塑系的陶艺专业，加上后来毕业我在武汉前前后后呆了接近 7 年，武汉有我的亲人、朋友还有师长，这座城市对我而言是一个有归属感的地方，是另一个家。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刚结束了龙泉青瓷国际交流营的活动，回到深圳的家里，在这之前，我已经 2 年没去过武汉了，疫情来的突然，也爆发的迅速。有被恐惧笼罩着的人、也有被盲目的乐观蒙蔽的人，随着疫情的迅速扩散和加剧，不安的情绪真正意义上开始在人群中蔓延开来。

与其坐立不安，不如行动起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我先是加入了学校学弟学妹们组织的志愿者群，我们自发的号召大家募捐，一方面尝试着跟各种各样的口罩生产等医疗工厂取得联系搜集物资，另一方面，为了缓解我身边跟武汉多多少少有着各种联系的人的焦虑情绪，我组建了一个救助群，我们的成员人数不多，但是每一个人的能量都被发挥到了极致，大家不计报酬的通过网络的求助帖去帮助那些在家中焦急等待病床的人。

在实施帮助的过程中，我开始思考生命的量级的问题

- 究竟是依靠社会给予的标签更加珍贵，还是因为生命本身宝贵？

- 生命的量级究竟是依靠什么来进行定位和划分的呢？
- 个体和群体的生命有轻重之分吗？
- 面对求生的本能，隐私还有那么重要吗？

现代社会网络信息化，人们更加想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但是因为疫情，近乎是一种求生的本能驱使着所有人，寻找任何一种求生的可能，在我们提交的申请病床的人群中，有耄耋之年的老人，也有襁褓之中的婴孩。由于疫情的迅速扩张，他们不得不借助他人将自己包括家庭住址和身份证号码在内的身份信息全透明的公布在网络上，我和我的队友们对他们的信息真伪逐一核实，最后通过老师全部上传到人民日报的互助通道上，助力他们找到病床。

但是生活，好像总是解决完一个问题，就有下一个新的问题会出现。由于疫情爆炸式的爆发，出现了病床一床难求的困境，很多不是用来处理新冠的医院、科室被迫给新冠让道。由于疫情待产的产妇、因为哮喘需要定期复检的儿童，无法按照正常的程序去他们应该去的地方。

个体的生命似乎在为群体性存在的生命让位，当死亡映照着一个人和一群人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谁？是选择前者放弃后者吗？还是相反？可是，似乎都不成立，生命原本就是平等的，我们有什么权利替一群人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我们有什么资格替一个人来背负一群人对生的渴求？于是我在征得了部分病人本人以及家属的同意下，我将他们的出生年月日用色剂描绘在我的瓷口罩花上，被记录的人一部分已经不存在了，这样的记录方式事实上是希望能以另一种形式来延续他们的生命，也期望像林璠设计制造的越战纪念碑一样，纪念那些在这次事件中每一个平等的生命个体。人的成长一定是因为一些既定的事件，导致本体内部的裂变，从而致使整个人生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人生好多时候，看起来似乎没有选择，选择不了出生，却能选择死亡；选择不了父母，却能选择成为怎样的父母；选择不了超高的起点，却能靠意志以及某种情怀、信念创造出坚实的下一步。除却这些，至少我们可以选择成为一个善良的人，而善良是可贵的品质。我由于创作这件作品时间线很长，在不断变化的生活中，对三观的塑造、对生活的感知等方面不断的发生着变化，人生就像潮汐，潮涨潮落，可是低谷不能一直成为约束、囚禁你的牢笼，谁都会需要一束微光来点亮生活、也需要一丝生机来丰富生活，所以我在瓷口罩花上以丝网印刷的形式印上了在花上短暂停留的蝴蝶，我希望大家都能拥有破茧重生、向上的勇气和能量。之所以选择口罩这种材料是因为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方式能创作出具有“一体性”的作品，一方面我希望我选择用来创作的材料与创作缘能自洽，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聚焦在作品上，作品本身也能自洽，相对于这种自洽，更直白的是对“纯粹”的探索。

站在材料本身来说，口罩是由棉花为起点创造的，棉花从一颗籽长成一株木棉花，再到从棉花到被务农人连根拔起，有的被制作成重新洒下种子的养料，有的则直接焚烧殆尽。播种——浇灌——收获——棉花从植物被送往不同的地方去加工再利用。这样的一整个过程下来，像极了生命的周期，日升月落，年年岁岁，也像极了禅宗概念里提到的关于生死观的观念“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那么“生”与“死”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是可以转换的？还是庄子《逍遥游》里说的“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的概念？有与无可以相互转化，无即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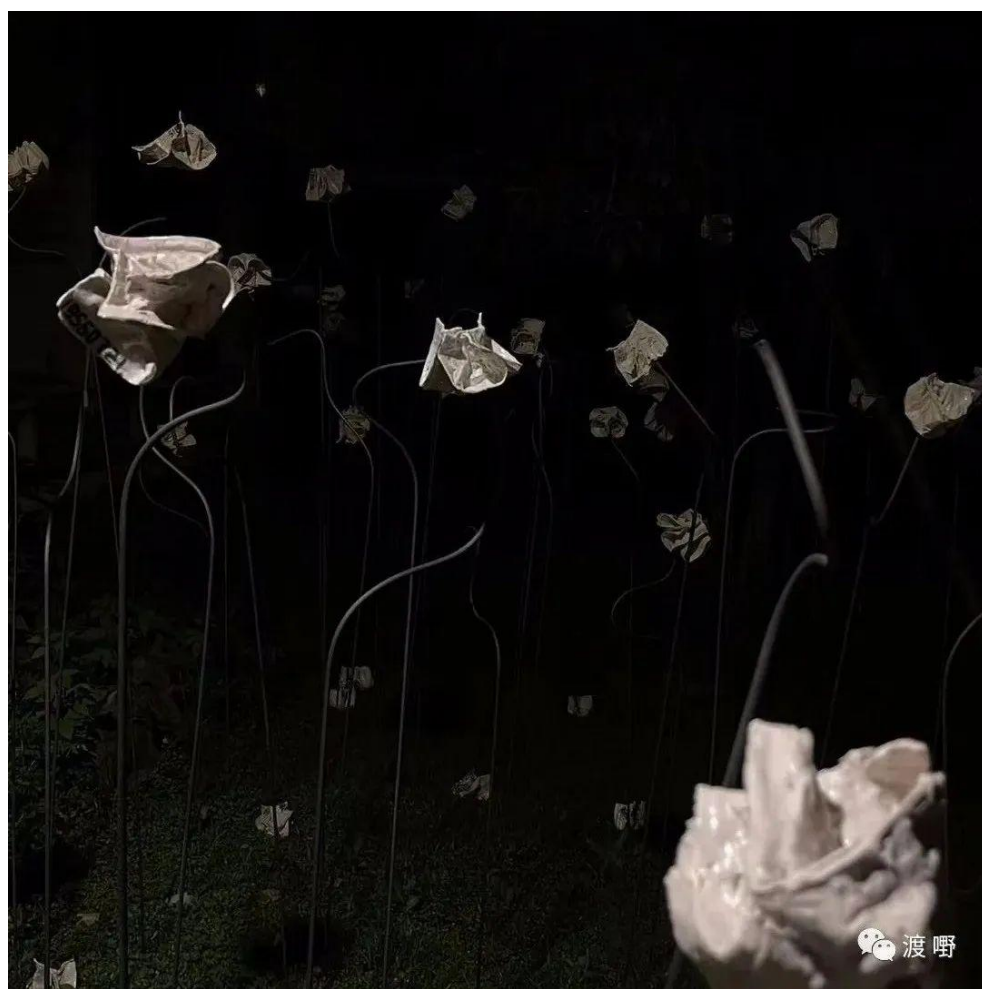
“口罩”是被人化社会加工后的制品，“口罩”又被运用在人的身上，她由植物而来，她又回到浇灌的植物本身。她完成了作为植物的课题，参透了生命的课题。我需要做的是，让口罩花还原棉花的姿态，花的根茎的部分我原本打算用木棉花的树枝裹上泥浆，然后放进

窑炉里一次烧成，这样木的部分就会变成釉融在泥里，这样一来，作品本身自成体系，无论是花朵还是根茎都完成了由植物到“瓷”这种材质的转变。可是我会想说，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的统一？为什么不能改变？我想选择一种更加贴合我本身状态的材料与花的部分相结合，于是我选择了钢筋，它的原始状态像极了日常紧绷的样子，我生活在这样快节奏的时空中，妄图让自己能活得相对舒展且自由而肆意，我渴望自己的作品能有四两拨千斤的巧劲，但是可惜目前没有做到如此，对于创作而言，做到松弛有度，对我来说是有难度的，就像我本人被各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因素所束缚，如果我自己做不到舒展的状态，那么至少我的作品得是一种舒展的状态，让他们替我去逍遥天地间，于是紧绷的钢筋被我用工具处理成了相对舒展的状态，与花的部分相结合。整个作品的呈现从头到尾而言，就是一种对生命平等的审视、对群体和个体关系的探讨、也是对于生死观哲学的深思以及对“选择”这件事本身的厘清。说到底，其实是对于既定现状，安然接受令人感到不快乐无形的束缚的一种挑战，也是主题想要体现的“破除”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谓“破除”其实是一种对于身处低谷中，自我救赎的一个过程。“中”体现的是内化于心、现在进行时的一个状态，当“破除中”这三个字组合在一起时，我实际上更想表达的是一种对美好生命力量的累积的状态、以及无论何时坦然面对自我、面对天地人的一份淡然自如。

正是因为这件作品，才有了这个展览。展览是阶段性成果的展示，某种意义上也是处于低迷状态下的一场精神自救活动。

作品欣赏





《NO·》生命计划（夜间拍摄）





《NO·》生命计划（白天拍摄）



《NO·》生命计划

真虫子在假花上休憩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前来观展的高初老师及校友